

文学小丛书

聊斋志异选

蒲松龄著

院图书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聊斋志异选

蒲松龄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聊斋志异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三二厂印刷

字数49,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3 $\frac{1}{8}$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222 定价0.19元

前 言

《聊斋志异》是清朝山东淄川人蒲松龄（1640—1715）写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聊斋”是蒲松龄给自己书房取的名字。这部小说集里面，大部分是狐鬼神怪的故事；其余的，虽然写的人世间的故事，也都是曲折离奇、平常少有的；所以叫做“志异”。“志异”就是专记怪事的意思。

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初年，那个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到了十分腐朽的阶段，统治者贪婪愚昧而又残酷暴虐，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成为当时人民的两重枷锁。统治者为了维持他的统治权力，一方面，对农民起义大举镇压；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进行严厉的思想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没有自由，没有幸福，十分痛苦。他们反对那些制度，要和压迫者进行斗争。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是不敢直说，于是他们象历来的被压迫者一样，编出一些狐鬼神怪的故事，表达自己的希望。那些故事，从表面看，好象只是说的狐鬼神怪，只是茶余酒后的闲聊；但骨子里，却都说的是人，都包含有解除枷锁、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思想内容。

蒲松龄在当时是个极不得意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好多次科举考试，始终没有中举，一辈子用秀才的身份、过着清苦的教书生活。正因为是这样，他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看到人民被压迫的种种痛苦，听到人民向往自由幸福的呼声。他对于民间传说的狐鬼神怪的故事，理解到其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因而感觉到极大的兴趣。他用种种方法搜集了这些故事传说，进行文字记录，予以艺术加工。他的目的在借这些故事来发泄自己的忿懣，却也正好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反抗愿望。

《聊斋志异》通行本共有四百三十一篇，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六十多篇，全部将近五百篇。它着重暴露和批判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封建政治制度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第二，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腐蚀和进行考试时的弊端；第三，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另外，也还有一些含有教育或讽刺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形式，有的是小说，有的却近于笔记和寓言之类了。

本书从全部《聊斋志异》中选了十一篇，提供一般读者的阅读。这十一篇，可以说都是《聊斋志异》的精华，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品。比方说：《促织》那一篇，写的皇帝为了小小的玩物，害得人民倾家荡产，受刑受罪，连九岁的孩童，都被逼得投井自杀。《红玉》那一篇，写一个被革职的御史，回到家乡就做土

豪劣绅，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强掠民妻，殴人至死，竟然受不到任何干涉和制裁。《胭脂》那一篇，借一个曲折的故事，写出一般官吏的无能，只知道用刑罚强打成招，一误再误，让凶手逍遥法外，却拿无罪的人去抵命。从这几篇里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从地方上最小的差役一直到最高的皇帝，结成一个整体，当他们欺凌压榨人民的时候，上下勾结，一齐动手；而当他们处理人民诉讼的时候，却又那么敷衍塞责，草菅人命。

《叶生》那一篇，写出那样有才学的人，却偏偏考不中；反过来看，那些考中了的人，为什么却会考中的？这就值得人们深思了。《罗刹海市》那一篇里写的，有那么一个国家，不重文章，只重相貌；对于相貌的衡量标准，却是把极丑的当做极美的。这都是对于科举考试的谴责和讽刺。

《聊斋志异》里谈恋爱的小说很多，本书只选了四五篇。《聂小倩》写女子爱慕着正直而重信义的男子，大胆突破封建藩篱；这篇里所写的“妖物”、“夜叉”，不是什么别的，正是象征那吃人的封建礼教。《王桂庵》写对待恋爱，必须忠实；谁要是不忠实，谁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爱情。《葛巾》大体上也是这样，它指出女子突破封建制度来接受男子爱情，男子就不应该再怀疑她的家世。这一篇写的很美，把它当做童话去读，格外有趣。《娇娜》是有个男女社

1-11-93/21

交自由的影子在内的，虽然作者可能还没有这样的自觉，但却写出了男女之间，可以有不同于恋爱的友谊。《画皮》却是谴责那些并没有真正的爱情、目的只在于渔色的男子。这种人，就要受到妖鬼的欺骗，使他得到惩罚。当然，它也在谴责那些蒙着美丽的外衣的狞鬼，要人们随时提高警惕。

《劳山道士》那一篇，可以作为寓言看待，它指出那些妄想不劳而获的人们，结果是一定要“碰壁”的。

从以上十一篇的粗略介绍，读者可以了解《聊斋志异》题材的广泛和内容的丰富了。

蒲松龄写小说，有很高的艺术手段。从《聊斋志异》的绝大部分作品来看，他有许多幻想：要求自由幸福，反抗当时封建道德和法度，想把社会推向前进；他写了许多狐鬼神怪的故事，而实际却是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按着创作方法说，我们可以承认，《聊斋志异》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聊斋志异》也还是有它的缺点的。比方说：它否定了贪官污吏，却对所谓“清官”存着幻想；它否定了科举考试，却有时认为考不中是命中注定；它主张自由恋爱，却又不反对一夫多妻制度。从这些地方，说明了这是由于：蒲松龄究竟是封建时代的人，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限制；蒲松龄究竟是个想往上爬的知识分子，他一定会受到阶

级的限制。所以，他虽然反对封建制度，总不是那么彻底地从根本上反对，也不是全面的反对。这样，我们今天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必需保持一种批判态度，要注意分开其中那些是民主性的精华，那些是封建性的糟粕。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的，一般读者可能看不太懂，本书采用了张友鹤先生所作的注释，希望对读者欣赏这些作品能够有些帮助。

编 者

目 次

劳山道士.....	1
娇娜.....	5
叶生.....	16
画皮.....	24
聂小倩.....	29
红玉.....	38
葛巾.....	47
罗刹海市.....	55
促织.....	66
王桂庵.....	72
胭脂.....	77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1〕}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2〕}往游。登一顶，有观^{〔3〕}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4〕}垂领，而神观^{〔5〕}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6〕}。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7〕}。”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8〕}。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9〕}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10〕}室，光鉴毫芒^{〔11〕}。诸门人环听^{〔12〕}奔走^{〔13〕}。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贻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14〕}，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15〕}，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16〕}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17〕}，至地，遂与人等^{〔18〕}。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19〕}。已而^{〔20〕}歌曰：“仙仙乎！而^{〔21〕}还乎！而幽^{〔22〕}我于广寒^{〔23〕}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

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饑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然^[24]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看核尚存；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悞樵苏^[25]。”众诺而退。王窃忻慕，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26]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27]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俛^[28]首骤入，勿逡巡^[29]！”王果去^[30]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31]遣之归。抵家，自谓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32]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33]而踣^[34]。妻扶视之，额上坟起^[35]如巨卵焉。妻揶揄^[36]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佗父〔37〕，喜痰〔38〕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痂吮痔〔39〕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诒〔40〕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41〕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1〕 故家——封建社会中指官僚地主的老家。后文《娇娜》篇“世族”义同。

〔2〕 负笈——出外求学的代词。笈，书籍。古人出外求学，每是背着自己的书籍的。

〔3〕 观——这里读 guān，指道士住的庙宇。

〔4〕 素发——白发。

〔5〕 神观——神气。

〔6〕 请师之——请以他做老师。师，这里作动词用。

〔7〕 作苦——劳动吃苦。

〔8〕 稽首——我国古代人俯首至地的一种最敬礼，这里指道士敬礼，深度的鞠躬。

〔9〕 阴——私下，暗地里。

〔10〕 辉——照耀。这里作动词用。

〔11〕 毫芒——毫，毫毛，芒，草谷的细须。毫芒，指细小、纤微。

〔12〕 听——这里是听候、听命的意思。

〔13〕 奔走——这里是跑来跑去伺候着的意思。

〔14〕 醺——干杯。

〔15〕 挹注——把液体从一个盛器里倒入另一个盛器里。

〔16〕 尔——如此、这般。

〔17〕 盈尺——满一尺。

〔18〕 等——相同。这里指身長相同。

〔19〕 “霓裳舞”——古代一种舞蹈“霓裳羽衣舞”的省词。霓裳，白色的裙子。神话传说：唐玄宗（李隆基）梦游月宫，看见仙女舞

蹈，醒后，就按照那个歌调谱成“霓裳羽衣曲”，按着那个曲子的舞蹈称为“霓裳羽衣舞”。

〔20〕已而——这里是等一会、然后的意思。

〔21〕而——这里同“尔”字，作你字解释。下一而字，义同。

〔22〕幽——禁闭、拘囚。

〔23〕广寒——广寒宫的省词。指月。神话传说：唐玄宗游月宫，见月宫上有“广寒清虚之府”这样的题字，因而后来一般用广寒宫作月宫的代词。

〔24〕然——这里同“燃”字。

〔25〕苏——割取野草。

〔26〕阅——经历了、过去了。

〔27〕面——这里是面对、脸冲着的意思。

〔28〕俛——同“俯”字。

〔29〕逡巡——欲进不进的样子。

〔30〕去——这里作离开解。

〔31〕资斧——旅费、盘缠。资斧本义指财货。所以有些地方作钱财、费用解释。

〔32〕倣——同“效”字。模仿的意思。

〔33〕蓦(mò)然——猛然。

〔34〕踣——跌倒。

〔35〕坟起——凸起。

〔36〕揶揄——作手势来加以嘲笑。

〔37〕伧父——伧，卑鄙无聊。伧父，卑鄙无聊的家伙。

〔38〕疢(chèn)——疾病。

〔39〕舐痂吮痔——这是一个典故，指那种卑鄙无耻的谄媚手段。语出《庄子》：“秦王有病，召医。破痂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

〔40〕诒——这里同给，欺骗的意思。

〔41〕举——这里是完全、全部的意思。

娇 娜

孔生雪笠，圣裔^{〔1〕}也。为人蕴藉^{〔2〕}，工诗^{〔3〕}。有执友^{〔4〕}令^{〔5〕}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适卒，落拓^{〔6〕}不得归。寓普陀寺，佣为寺僧抄录。寺西百余步，有单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讼萧条，眷口寡，移而乡居，宅遂旷焉。一日，大雪崩腾，寂无行旅。偶过其门，一少年出，丰采甚都^{〔7〕}。见生，趋与为礼，略致慰问，即屈降临。生爱悦之，慨然^{〔8〕}从入。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案头书一册，笠^{〔9〕}云：“瑯嬛琐记^{〔10〕}”。翻阅一过，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单第，意为第主，即亦不审^{〔11〕}官阙^{〔12〕}。少年细诘行踪，意怜之，劝设帐^{〔13〕}授徒。生叹曰：“羁旅^{〔14〕}之人，谁作曹丘^{〔15〕}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16〕}见斥，愿拜门墙^{〔17〕}。”生喜，不敢当师，请为友。便问：“宅何久阔^{〔18〕}？”答曰：“此为单府。曩以公子乡居，是以久旷。仆，皇甫氏，祖居陕。以家宅焚于野火，暂借安顿。”生始知非单。当晚，谈笑甚欢，即留共榻。昧爽^{〔19〕}，即有僮子炽炭于室。少年先起入内，生尚拥被坐。僮入白：“太公来。”生惊起。一叟入，鬓发皤然^{〔20〕}，向生殷谢，曰：“先生不弃顽儿，遂

肯赐教。小子初学涂鸦^{〔21〕}，勿以友故，行辈^{〔22〕}视之也。”已^{〔23〕}，乃进锦衣一袭，貂帽、袜、履各一事^{〔24〕}。视生盥栉^{〔25〕}已，乃呼酒荐^{〔26〕}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采射目。酒数行^{〔27〕}，叟兴辞，曳杖而去。餐讫，公子呈课业，类皆古文词，并无时艺^{〔28〕}。问之，笑云：“仆不求进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尽欢，明日便不许矣。”呼僮曰：“视太公寝未。已寝，可暗唤香奴来。”僮去，先以绣囊将^{〔29〕}琵琶至。少顷，一婢入，红妆艳绝。公子命弹《湘妃》^{〔30〕}。婢以牙拨^{〔31〕}勾动^{〔32〕}，激扬哀烈，节拍^{〔33〕}不类凤闻^{〔34〕}。又命以巨觥^{〔35〕}行酒，三更始罢。次日，早起共读。公子最惠^{〔36〕}，过目成咏。二三月后，命^{〔37〕}笔警绝。相约五日一饮，每饮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气热，目注之。公子已会^{〔38〕}其意，曰：“此婢为老父所豢养。兄旷邈无家^{〔39〕}，我夙夜^{〔40〕}代筹久矣，行^{〔41〕}当为君谋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诚‘少所见而多所怪’者矣。以此为佳，君愿亦易足也。”居半载，生欲翱翔^{〔42〕}郊郭，至门，则双扉外扃^{〔43〕}。问之，公子曰：“家君^{〔44〕}恐交游纷^{〔45〕}意念，故谢^{〔46〕}客耳。”生亦安之。时盛暑溽热，移斋园亭。生胸间肿起如桃，一夜如碗，痛楚吟呻。公子朝夕省视，眠食都废。又数日，创剧，益绝食饮。太公亦至，相对太息^{〔47〕}。公子曰：“儿前夜思先生清恙，娇娜妹子能疗之，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何久不至？”俄，

僮入白：“娜姑至，姨与松姑同来。”父子疾趋入内。少间，引妹来视生。年约十三四，娇波〔48〕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嘖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49〕。妹子好医之！”女乃敛羞容，揄〔50〕长袖，就榻诊视。把握之间，觉芳气胜兰。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动矣。然症虽危，可治；但肤块已凝，非伐〔51〕皮削肉不可。”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徐徐按下之。创突起寸许，高出钏外，而根际余肿，尽束在内，不似前如碗阔矣。乃一手启罗衿，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假傍不久。未几，割断腐肉，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52〕。又呼水来，为洗割处。口吐红丸如弹大，着肉上，按令旋转：才一周，觉热火蒸腾；再一周，习习作痒；三周已，遍体清凉，沁〔53〕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趋步出。生跃起，走谢，沈痼〔54〕若失。而悬想容辉，苦不自己。自是废卷痴坐，无复聊赖〔55〕。公子已窥〔56〕之，曰：“弟为兄物色〔57〕，得一佳耦。”问：“何人？”曰：“亦弟眷属。”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须！”面壁吟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58〕。’”公子会其指〔59〕，曰：“家君仰慕鸿才，常欲附为昏因〔60〕。但止一少妹，齿〔61〕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颇不粗陋。如不见信，松姊日涉园亭，伺前厢，可望见之。”生如其教。果

见娇娜偕丽人来，画黛弯蛾〔62〕，莲钩蹴凤〔63〕，与娇娜相伯仲〔64〕也。生大悦，请公子作伐〔65〕。公子翼日〔66〕自内出，贺曰：“谐〔67〕矣！”乃除〔68〕别院，为生成礼。是夕，鼓吹阗咽〔69〕，尘落漫飞〔70〕，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广寒宫殿，未必在云霄矣。合卺〔71〕之后，甚惬意。一夕，公子谓生曰：“切磋〔72〕之惠，无日可以忘之。近单公子解讼归，索宅甚急。意将弃此而西〔73〕，势难复聚，因而离绪萦怀。”生愿从之而去。公子劝还乡间，生难之。公子曰：“勿虑，可即送君行。”无何〔74〕，太公引松娘至，以黄金百两赠生。公子以左右手与夫妇相把握，囑闭眸勿视，飘然履空，但觉耳际风鸣。久之，曰：“至矣。”启目，果见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扣家门。母出非望，又睹美妇，方共忻慰。及回顾，则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艳色贤名，声闻遐迩。后生举进士〔75〕，授延安司李〔76〕，携家之〔77〕任。母以道远，不行。松娘举一男〔78〕，名小宦。生以忤〔79〕直指〔80〕，罢官，罍〔81〕不得归。偶猎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骊驹，频频瞻顾。细视，则皇甫公子也。揽辔停骖〔82〕，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树木浓昏，荫翳天日。入其家，则金泓浮钉〔83〕，宛然世族。问妹子，则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经宿别去，偕妻同返。娇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乱吾种矣。”生拜谢曩德。笑曰：“姊夫贵矣！创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吴郎，亦来